

原住民媽媽 ▶ 一趟時空交錯與 一個原漢子女的族群認同之旅

時空交差と原住民・漢族子女の民族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旅
A Journey of Ethnic Identity Which Crisscrosses in Time and Space for
a Child of an Aboriginal Mom

文・圖 | Sonun Sayum Kayi 蔣朱美姬 (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生)

這是最最遙遠的路程
來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這是最最複雜的訓練
引向曲調絕對的單純
你我需遍扣每扇遠方的門
才能照到自己的門
自己的人

(胡德夫〈最最遙遠的路〉)

耳邊不斷傳來鋼琴震懾
的旋律，迴盪著胡
德夫滄桑渾厚的歌聲，「這
是最最遙遠的路程，來到最接近
你的地方，來來來來來來…」

騎著摩托車 回到「夢的故鄉」

猶記得是在大學畢業的那
年暑假，我的身分證上多了一
個姓氏，也多了一行羅馬拼
音。那天，跟著友人一同騎著

摩托車回到了「夢的故鄉」：
一個路途雖近，但心卻很遠的
地方。沿途的山洞彷彿時光隧
道般，令腦海中的回憶將往日
重現與現實交錯，縱使下著滂
沱大雨，也讓我們興致不減。
此刻時光，必須拉回到我很小
很小的時候，那一份有關純真
自然，如夢境般不真實卻存在
的深處記憶。



筆者的身分證，顯示族群身分的跨越。





筆者與泰雅族母親合影。

途中不斷重複著「花園村」的指示牌，距離上次回來的時間應該有10年以上那麼久了吧！小時候的記憶沒有告訴我該怎麼來到花園村，因為我們不是坐1天只有1班的公車，就是跟姨丈或舅舅一起開車上來。終於，看到了那座熟悉的「石頭橋」，小時候的它是又大又寬，現在怎麼現在變得又短又窄，就連要稱那是座「橋」都變得有點勉強；而橋的兩旁是大石相俛的綠水流徑，河水在點點雨滴的陪襯之下，更顯得清澈明亮。

對對對……，在過橋的尾端

轉角處，是一家拉著綠色鐵捲門的「雜貨店」，小時候每當我回來，都一定會拿零錢來這裡買糖果。這間店的老闆是一個年紀雖老但身子硬朗的老伯伯，依稀記得他跟我爸爸一樣都是「大陸人」，聲音宏亮操著我聽不懂的鄉音，卻顯得倍感親切。再往那條道路直直向前，兩旁盡是住宅與山田，場景熟悉卻如異地般感到陌生；路的盡頭轉角是「花園國小」，小時候只要有回來，有事沒事就喜歡跑到學校來湊熱鬧，看著教室裡頭正在上課的哥哥姊姊，各個都很有活力

與朝氣。小小的學校，下課後就全場變得鬧哄哄，每個遊樂器材上擠得水洩不通而沒有空隙，使得原本在盪鞦韆卻不屬於這裡的我，只能默默地讓位離開。

此時天空灰灰暗暗，山巒煙雨濛濛，能夠大口呼吸是難得身在都市叢林中的一抹清新。你們看，在部落的至高點矗立著一個「十字架」，媽媽說打從我出生時就是在那個教堂裡長大，但我一點印象也沒有，想必一定是很小很小的時候吧！目前唯一能夠證明的，就是現在還被掛在家裡客廳牆上，那塊刻有「生日快樂」四個大字的黑長匾額仍保有回憶。

往日光景不再 血緣面容未改

繼續憑著腦海中的指示，想往當時外公外婆的家前進，也是媽媽從小到大的成長所在地。就跟許多山地部落一樣，這裡有很多的岔路，岔路裡還有很多小支線而必須往上走的小徑，小徑兩旁的平坦之處則是住家。再往住家的上面走一些，我的外婆家也是在坡度很陡的小徑旁，那是一塊大

部落的至高點矗立一個「十字架」，媽媽說打從我出生就是在那座教堂裡長大，但我一點印象也沒有，想必是很小很小的時候吧！目前唯一能夠證明的，就是現在還被掛在家裡客廳牆上，那塊刻有「生日快樂」四個大字的黑長匾額。





筆者的原住民母親與外省父親。

大的平台。

在小時候的印象裡，外婆家的屋子是傳統的木頭屋頂與泥土圍牆所造，如今變成煥然一新的水泥屋瓦。而原本的土屋後面有養小雞、小豬和種菜的園地，如今變成被瀝青鋪平的柏油地。現在小雞、菜園都沒有了，小徑旁蓋的是「部落型豪宅」，還有大大的小耳朵基地台，雖而不時有人聲在屋內傳出，卻陌生。

此時的我只能站在陡坡旁，回憶這段快被記憶抹除的時光。那段時光，像是夢境，又像是個空缺；唯獨不能抹滅的，是我的血緣與面容。縱使小時候的光景不再，但身上濃烈的血液是真真確確地在跳動，促使我不得不去回想、不得不去承認那段模糊的真實。即使理解文化並非靜止不動，而環境更是瞬息萬變的道理；但我想我們都應該學會，要如何在這川流不息的時空裡，找尋自己的身影，以及能夠立足的位置。於是我必須不斷地說服自己，儘管這個環境早已沒有我所熟悉的蹤影，但滿腔熱血卻再再提醒著那族群共有的記憶。

母親在孩子身上 尋找母親的影子

親愛的外婆，您可知在我那短短少少的幼時記憶裡，我依稀記得您一點點的動作與身軀，您總是喜歡叼著菸斗，抽著自製的菸草，說著我聽不懂的話語。還記得是小學三年級，您從此離我們遠去，全家人就只有我沒有去見您最後一面。媽媽說因為我在上課所以不要打擾我，當時的我也只是聽過就罷了！只是過了很久很久以後才又想起，原來外婆讓我有麼麼地想念，而我卻只能在墓前懷念。

從小媽媽就很愛對我說，說我的腳長得很像外婆的腳，外婆在部落跑步都得第一名，長大以後也會跟外婆跑得一樣快，但我卻不以為意。媽媽說我下巴上的疤痕是剛學會走路時，在外婆家的階梯上跌倒所致；摸摸看，它會一直跟著我一輩子，但我卻仍將之視為一個印記。現在的我了解了，媽媽的任何一點比喻都是在想著您，不經意的象徵也都是因為很想念您，她希望我們能有您的一絲身影，能讓她再熟悉一些，再好過一些...，我想，應該是這樣的吧！

部落巡禮 欣慰、滿足、感恩

很快地，我的花園村部落巡禮就這麼結束，自從我懂事以來，再一次回到這裡；雖然

部落的橋變短變窄，雜貨店的老伯伯也已不在，學校和街景冷冷清清，熟悉的景象不然，但最高處的十字架教堂依然莊嚴矗立，此時的我內心是欣慰的、是滿足的、是感恩的。

滿足的是雖然從小就在平地社會與教育體制下成長與生活，但卻有機會跟著媽媽一同回到部落，擁有那短暫卻深刻的學齡前記憶；欣慰的是雖然在高中以前的我只擁有一張與他人不同臉孔，國小也常常聽到「番仔、番仔」等嘲諷的字詞，卻仍不改我對原住民血液的那股流動與憧憬；感恩的是我在上大學時選擇就讀一個能

夠更親近自我的學院與科系，讓我更深刻地認識了解台灣原住民族這塊繽紛且絢麗的寶藏。

因此，高中以前的我雖然在漢人體系的制度與社會中成長茁壯，但真正給我養分的則是在上大學後心靈的飽滿與充足。縱使在身分抉擇的過程中也歷經了一番矛盾與掙扎，因為對我來說，「改名」這個儀式等於跨越了一道自我族群身分的界



蔣朱美姬

泰雅族，族名Sonun Sayum Kayi，成長於新竹市，1987年生。父親祖籍浙江，母親則是新竹縣五峰鄉的泰雅族。國立東華大學民族文化學系畢業，現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生。研究興趣和應用人類學相關，特別是對台灣原住民族群和NGO組織，目前則致力於族群、文化與認同等研究。

線，是否要捨棄一個22年前身為一個漢人子女的我而重新迎向往後的「新身分新生活」？

恢復母姓 為土地與族群多負些責任

但最終，對於自我族群認同的詮釋：22年前的我依然是我，而改名後的我也還是我，同樣是流著漢人與原住民血液的雙族裔身分。22年前就當作是為「父親」而活，對於原住民的事物我可以一竅不通；當我恢復原住民的姓氏之後，就必須為「母親」多負些責任，多親近土地與族群。我變得無法對原住民的事物坐視不理，進而思考在台灣這座多元文化並存的寶島上，各族群相處之間的彼此尊重與共存共融。◆



筆者大學時期的活動照片，象徵族群尊重與共存共融。



從小媽媽就很愛對我說，我的腳長得像外婆的腳，長大以後也會像外婆跑得一樣快。現在的我才了解，媽媽的任何一點比喻、不經意的象徵都是在想著外婆，她希望我們能有外婆的一絲身影，能讓她再熟悉一些、再好過一些。

